

# 今日的日本婦女 ——雙重家庭意識型態——

林桂碧譯

本文譯自：Karueko Kato, "Japanese Women Today—Beyond the Double Family Ideology", ACUCA 1985 Symposium on the Future Role of Women in Asia, September 9, 10, 1985. Taipei, Taiwan, R. O. C.

著者：Karueko Kato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表一 性別分工（六個國家）

國 別	同 意	稍同意	稍不同意	不同意	不知道
日 本	33.2	37.9	17.8	5.9	5.3
菲 律 賓	15.6	40.2	38.8	5.2	0.3
美 國	14.4	19.6	28.9	36.2	0.9
瑞 典	3.3	10.2	39.8	44.0	2.7
西 德	12.8	20.5	43.4	18.6	4.8
英 國	6.0	19.9	38.1	33.7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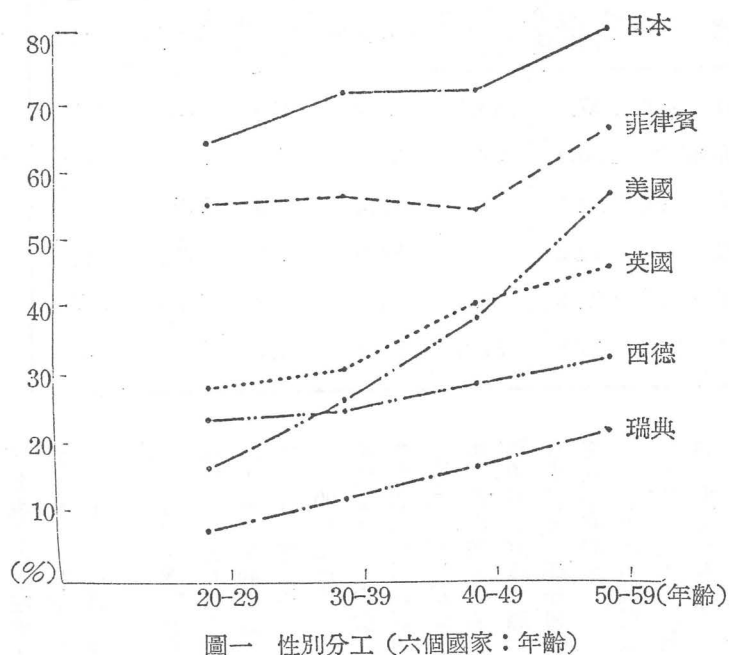
表二 性別分工（日本）

年 份	同 意	稍同意	稍不同意	不同意	不知道
1972	48.8	34.4	7.6	2.6	6.6
1979	29.1	41.0	18.3	4.5	7.1
1983	33.2	37.9	17.8	5.9	5.3

一、日本婦女的態度在國際間的獨特性

有一項研究日本、菲律賓、美國、瑞典、西德、英國等六個國家婦女態度的文獻，其資料顯示日本婦女的態度是趨向於性別分工（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而且其程度高於其他五個國家（日本政府，一九八四）。日本人的「男主外，女主內（the husband should work outside and the wife should keep house）」觀念清楚地呈現於表一中。

雖然如表二資料所示，七〇年代日本婦女的態度是有了達到某種程度的改變，但這次改變並未長久持續，這可由圖一資料看得出。甚至在年輕一代的日本人中，保守態度也很普遍。



其次，日本婦女教養子女的觀念也是很獨特的。據表三的資料所顯示，問及她們是否會依「剛性男人 (Masculinity)」或「柔性女人 (Femininity)」等傳統印象以教養自己的兒女？絕大多數的回答會是依正面的。雖然在表四中，日本人的教養子女態度已逐漸改變，但與其他五個國家相比仍有區別。既然仍舊依刻板性別而施予子女教養，所以日本婦女知道她們在其社會上的地位是與男人不平等的。如表五的資料所顯示：她們在「妳認為在工作上男女的地位平等嗎？」一問題的反應是這樣：大多數（七〇・五％）的回答是「男人受較好的待遇」；僅有一三・四％的回答是「男女待遇平等」（見表五）。

表三 子女教養與刻板性別 (六個國家)

國別	依據刻板性別	無區別	其他	不知道
日本	62.6	34.4	0.4	2.6
菲律賓	28.1	67.4	0.3	4.2
美國	31.3	61.9	5.3	1.5
瑞典	6.0	92.0	1.1	0.8
西德	19.0	74.5	1.7	3.9
英國	20.1	76.3	1.9	1.7

表四 子女教養與刻板性別 (日本)

年份	依據刻板性別	無區別	其他	不知道
1972	74.8	19.4	0.4	5.4
1979	69.4	25.5	1.0	4.1
1983	62.4	34.4	0.4	2.6

處處有資料顯示，很多日本婦女承認有男女不平等的問題存在。但她們大多數仍然接受，甚至有些婦女還在增強這種制度。這種制度存在的背後因素是什麼呢？又對於性別分工，日本婦女何以會顯示如此獨特的性格呢？應特別注意的理由有二：

第一種假設是：覺悟意識遲滯 (delay of consciousness hypothesis)，也可稱為「文化失調 (cultural lag)」。這個假設的意思是人們的意識趕不上經濟與社會變遷的快速，換言之，農業社會已很快變為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而人們意識型態卻尚未變動。但此一論點並不能概括問題的整個幅度，還需要更多的研討。

第二種假設是「意識型態的重建 (reconstruction of consciousness hypothesis)」，此一論點的詳細內容將於本文第二段加以討論。此處只舉其簡義，其簡義是：一九六〇年代的快速經濟變遷本身要求有性別分工的意識與制度。換言之，為使人類社會向未經經驗到的雨後松菌式經濟發展持續前進，

表五 地位或工作上的平等 (六個國家)  
(Equality at place or work)

國 別	男人受很 好的待遇	男人受稍 好的待遇	平等待遇	女人受稍 好的待遇	女人受很 好的待遇	不知道
日 本	27.4	43.1	13.4	1.6	0.2	14.1
菲 律 賓	36.1	17.1	36.3	8.1	1.8	0.8
美 國	39.2	30.5	19.4	4.0	1.6	5.3
瑞 典	10.2	47.5	33.9	1.2	0.1	7.0
西 德	29.8	58.4	8.8	0.8	0.4	1.9
英 國	15.8	51.0	25.7	3.7	0.1	3.8

傳統的意識受到激勵、改組，並納入一個新觀念中。此一新觀念既傳統又現代。亦即所謂「雙重家庭意識型態」(將在下段詳述之)。總之，今日日本人的態度反映這種意識型態；日本婦女的獨特性是構成它的一個部分。

## 二、雙重家庭意識型態為日本社會的一面

在詳論「雙重家庭意識型態」前，我要先指出，此一觀念乃一種理念型態(ideal type)。此理念型態為一些社會學家所創立，想以此簡介日本的各種社會現象，而又能掌握其精髓與特性。不用說，日本社會本身也很複雜，且有多現象已經在變化與異化的過程中。在這些情形底下，雙重家庭意識型態似乎佔了優勢。

所謂「雙重家庭意識型態」，即是男人熱愛那個「大而假象的家庭」(big pseudo-family) (如過去的封建氏族、鄉村或現今的公司)，而女人則專注意那個「小而真實的家庭」(small real-family)。

據我們所知，這種過度的「雙重家庭意識型態」，除了日本以外，在任何別的國家都找不到的。

談一個「家庭(family)」的本質，不論是如前述的「大而假象」和「小而真實」的家庭，其中要點如下：

(一) 期望或被期望凡是完備與缺陷的成員要一生全屬於它。合於標準的日本工人在退休之後，仍要向「我們家的公司(own home company)」認同。

(二) 無缺陷的成員要傾全力以維持與發展他們的「家」，並期望它永久存在，超過個人的生命。

(三) 無缺陷的成員都有強烈的「我羣感覺(we-feeling)」，連那些臨時性或條件不完備的分子(如今日是個女孩，將來要因結婚而進入另一家庭，或一個年輕女職員不久會因結婚或生育子女而放棄工作，離開公司)也被期望參與或分享這種感覺。

日本的男性員工都希望自學校畢業開始工作到退休年齡均在同一家公司服務。因此他們甘願接受公司的突然派遣到異地工作或加班到半夜或被命令放棄假日，他們也於下班後，不立即回家而去與同事們一起消遣或作社交往來，他們覺得他們完全屬於公司。一天廿四小時，終生如此。

日本的公司能毫無問題的從其男性員工獲得最大的工作能力。因此男性員工便不會花費精力於他們的「小而真實的家庭」，這樣的家庭要完全由婦女去管理，於是婦女便被期望要花費最多精力去為現役工人丈夫培養更多工作能力；去生育將來的員工(兒童，特別是男性)；去照顧退休的員工(丈夫的父母，特別是老年父親，年老父親不能自己照顧自己，因為他未曾學過男性不做的家事)。若她們花太多時間在自己身上會被視為一種過錯，甚至連因幫忙家計而到外邊工作也被認為是一種自私行為。不僅如此，即使她們已獲得家人允許到外面做事，她們也寧願被認為自己是個無能、自私、不會理家的主婦。而且在這種情況下，自己的子女或丈夫是不會幫助做家事的，有時候子女還會認為這樣的母親是個壞媽媽，表現出反抗的行為。因此，縱然她們被允許繼續工作，她們的主要目標仍是在那個「小而真實的家庭」(就未婚女孩而言，是指她們未來的真實家庭)，因此她「自然」不能在一個大而假象的家庭(公司)中做一個大男人的工作(managed job)。公司的管理、男性員工與少數不結婚，想一生奉獻給公司的女性員工都將目前在職的、與將來會僱用的工作太太們視為不健全的人，既然是不健全的人，「自然」要受不利的待遇，這是大家所理解的。健全的與不健全的工人均未曾想到日本公司內的健全或正常，可

能在國際間視為很不正常。

於是許多職業婦女都認為自己是不健全的 (incomplete)，乃試著要做好家庭主婦和職業工作者的雙重角色。爲此之故，對小而真實的與大而假象的家都持有自疚的意識。於是她們被訓練以感德之心視接收她們的公司有仁慈，公司有仁慈因爲接納了她們的不健全，因而她們不去抱怨或懷疑在這種「雙重家庭意識型態」下的社會制度。就這樣儘管日本的職業婦女日見增多，而其雙重家庭意識型態與性別分工制度仍然被維持著。

此外，一九七五年日本廣播公司曾做了一項十個國家職業婦女態度的比較研究，此研究的資料顯示，有四九%的日本婦女回答「男女之間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有二六%的婦女認爲這種不平等是不好的；僅有五·一%的婦女同意丈夫必須做家务；這是十個國家中最保守的回答。(註：十國爲美、加、英、德、法、瑞典、巴西、泰、香港、日)

因此我們可以說，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是經由維護並加強那種歧視性別分工的傳統文化所達成。所以說，假如邁克·韋伯 (Max Weber) 所說基督教改革倫理促進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正確的，我們也就能說與儒家思想有關的「雙重家庭意識型態」是驅策並發展日本資本主義的力量。

一種能有效地推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意識型態，必然能使身在此發展中的人享受愉快。可是根據日本政府

府 (統計數理研究所 Tokai Suri Kenkyujo) 每五年一次做的民意調查資料顯示，直到一九六三年日本婦女中尚有超過五〇%的人願意下輩子生爲男人，但是自一九六八年以後，大多數的婦女就喜歡生爲女人。以爲男人比女人更多煩惱的婦女，在百分比上上年增加 (見表六)。在一九六〇年代的經濟快速發展期

表六 「我想要生爲——」 (女性樣本)

年 份	男 人	女 人
1958	64	27
1963	55	36
1968	43	48
1973	42	51
1978	41	52
1983	39	56

間，日本人之滿足現狀者多於不滿足者。

據報導在美國今日的男人已開始在懷疑被強加在身上的男性角色 (the forced role of the male)，在日本男人中除了無聲的自殺或精神失常的行爲外，尚無其他徵兆可言，如同婦女們感激她們的仁慈家庭，大多數的男人則感謝他們公司的照顧與愛護。

### 三、雙重家庭意識型態的影響 (日本國內與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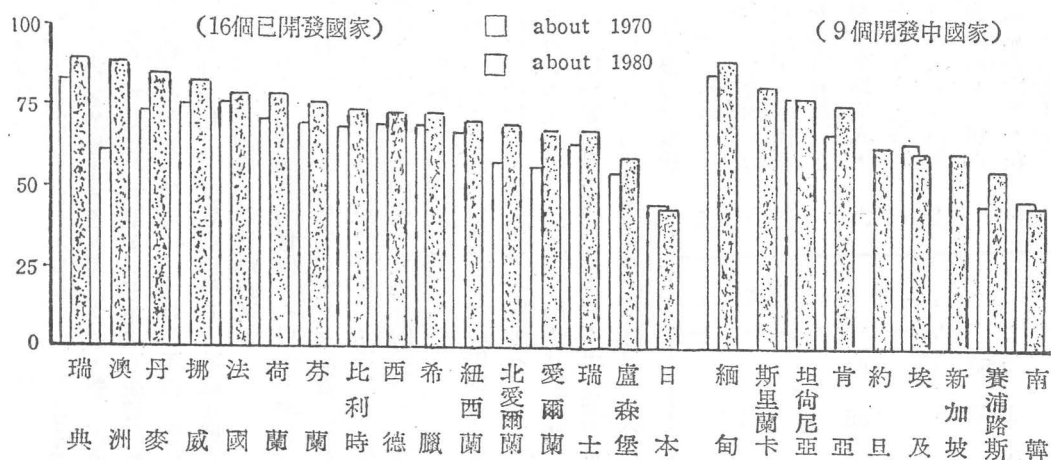
#### 一、日本國內的影響

雙重家庭意識型態在日本國內的影響項目很多，在此要特別強調三方面：(一)經濟戰爭體系的建立 (Establishment of economic war system) 如前所述，日本男人很關心或憂慮經濟戰爭，所以他們不常在自己的家中是很自然的現象，同時日本婦女必須扮演著在男人戰場上爲協助者的角色，她們在家裏負責教養子女，尤其要好好教養男孩，使他們成爲下一代經濟戰爭中的關懷者。因此「父親不在家」，「母親與子女互相認同的延長」以及「大專聯考的競爭」各種現象都是一些不能或避免的現象。同時亦成爲決定在經濟戰爭中的家庭結構。

#### (二)工具化的婚姻 (Instrumentalization of marriage)

在對婦女不利的性別分工制度下，婦女會傾向依賴其男人的財務能力。在日本婦女的平均工資僅及男人薪資的五二% (一九八四)，並且其每小時的工資更是很低 (見圖二)。因此，婦女必須尋找能資助她們生活的丈夫，這道理是可以理解的。一份「婚姻潮流 (Wedding Current)」中，常公開提供婦女一些詳細又具體的技術，如「如何找到婚姻對象」、「怎樣抓住男人」等，這類雜誌也反映婦女在對男人的欲望是他的經濟能力。在這樣性別分工的社會中，男人必須每月辛苦工作到午夜，男人與女人確是生活在不同的人世界中，在很多案例中，子女與性生活成了夫妻間僅有的接觸點。

圖二 製造業中婦女每小時工資佔男性工資之百分比



(R. L. Sivard: Women—a world survey, 1985)

### (三) 人權意識的衰弱 (Weakening of the sense of human right)

雙重家庭意識型態遮掩了日本社會上所存在的衝突，無論男女皆認為既沒有別的出路或一種與全心全意投入家庭和公司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忍受已經指定給他們的角色，並且相信或要相信他們的快樂並不比別人差，這種恒久忍耐心理使他們忘掉自己有充分或全部人生的權利，他們既不感覺自己的這項權利，對別人也視若無睹。任何反對歧視的公民運動也就沒有足夠的支持力量，於是那些在日本少數民族的韓國人、Buraku 人、Ainu 人以及殘障人都遭受很大困難，一些婦女運動團體也不例外。

近來兒童的人權也受到嚴重傷害，因為他們必須在父母與師長的期待下，參加所謂「入學考試 (entrance exam war)」的競爭。甚多日本兒童 (尤其是男孩) 必須自八歲或九歲就開始進補習班 (Juku) 或日本模式的準備學校補習，他們必須忍受艱苦約十年之久，一直到通過入學考試，進了大學為止。父母們或別的成年人都感覺進大學才是青年人的正途。

### 二、在國外的影響

上述的日本國內情形，近來產生了下面幾項對國外的影響：

#### (一) 經濟戰爭體系的輸出 (Export of economic war system)

日本的男性經濟「戰士」正在贏取一場國際經濟戰爭，為應付日本的這種攻擊，別的國家就被迫去建立他們的「戰爭」結構，正傾全力建立起他們自己的戰爭結構，這樣在別的國家恐怕也要走上工廠中的分工與性別歧視。

#### (二) 工具性男女關係的輸出 (Export of instrumental male-female relationship)

日本男人出國到一些亞洲地區時，常捲入當地的賣春事件中，他們在這件事上已經惡名昭彰，傳這種現象並非出於偶然，而是結構性的無法避免。它反映日本夫妻間沒有愛情的溝通，只有工具性關係，為人妻者必須屈服在一種不平等的關係中，婦女只是供男人尋一時之樂的工具。在雙重家庭意識型態的祥和面具下，甚多日本男人對以金錢來與女人接觸取樂之事，一點也沒有罪惡感，甚至還將此種態度透過「性交易 (sexual trade)」擴展到國外。且因日本男人的金錢較其他亞洲國家人所有者多，更加速了這種性交易的輸出。日

本人的工具性男女關係也向亞洲各國擴展，這就使日本男人成為亞洲一些國家賣春事業的支持者與促進者，由日本人所導致的這些罪惡，定會腐蝕其他國家的男女關係。

(三)對其他國家人權運動的負面影響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actu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other countries)

對一些發展中的國家，日本人很可能提供理想人權運動的反模式。若干年前，日本在其國外的軍事侵略是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雙重家庭意識型態的支持，那時的這種意識型態是天皇 (Tenno) 及父權制的大家庭，合而為一，在父權的統治之下，父權是絕對的對於家中分子可以隨意生殺予奪，因此那時日本軍事侵略便在各佔領地隨意剝奪人民的各項權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人的雙重家庭意識型態有了改變，改變成公司與核心小家庭，如此一來，日本人又可能透過加速的經濟侵略而侵害到別國人民的人權。

#### 四、日本婦女的角色要透過完成自己的獨立 自主而獲得

日本有些婦女已逐漸承認她們所處的這個社會有結構上的問題，也正努力想推翻它。

她們知道，受雙重家庭意識型態支持的社會是假定女人必須依賴男人。獨立自主既是平等夥伴的必要條件，則婦女的依賴性必將損害夥伴的素質與男女之間的溝通，如果是這樣，則婦女們的努力追求獨立必會動搖既有的體系或意識型態，並進而改變男女間的關係。然則何為婦女的獨立自主，其中包括四個要素：

(一)心理上的獨立 (Psychological independence)：相信自己能照顧自己，不想依賴他人而過容易的生活。

(二)日常生活的獨立 (Independence in every day)：能為自己準備日常生活上的飲食起居能力。

(三)經濟上的獨立 (Economic independence)：能賺取足以維持自己生活的錢或物。

(四)公民權獨立 (Civil independence)：具備自己參與各項社會的活動能力。

可是當今的日本婦女 (包括大學畢業者) 都傾向於缺乏經濟獨立與社會參與能力。如前所述，因為她們缺乏經濟獨立能力，乃導致婚姻的工具化，女孩子所受的教養多限於為那個小家庭的用處，因此她們的眼光很狹窄，很容易在她們所熟悉的狹小環境中得到生活上的滿足，她也缺少社會參與的能力。

在今日的社會中，要想有公民性的獨立自主，個人必須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因此日本婦女應努力培養自己成為瞭解日本人的行為意義及日本社會組織的公民。

進行這項事工的一個具體策略 (key) 是需面對亞洲地區多國連鎖的賣淫事業，根據 Ms. Yayori Matsui 一九八五年在 Nairobi 國際婦女研討會 (International Women's Forum '85) 上的演說，指出在這個國際婦女時代，亞洲近年來的國際賣淫勾當卻顯着增加，且有驚人的發展。在我們的地區內，賣淫的主要對象就是日本男人。

可能有不同途徑以對付目前的國際賣淫問題，其一，亞洲某些國家便是以這類醜事賺取外匯，因而任其進行並發達。因此我們應該把國際經濟關係上的不平等視為嚴重問題。缺少由風化事業中解救婦女的計畫是應該討論並解決的重大問題，日本婦女也應該細究並懷疑那些引起不良或貧乏男女關係的社會制度與意識型態。

對很多日本婦女而言，似乎仍不容易使自己成為獨立自主之人與自己的男人成為平等夥伴，被視為一個完全人 (Total human beings)，而不是一種營利的工具或一個只具狹隘眼光的經濟關懷者 (not as instrumental profit-earners or narrow-sighted economic worriers)，必須有更多的婦女起來接受此一艱苦重責，以改變此男人操權的社會。這也將使整個亞洲有些改變，但這不是別人送給婦女的改變，而是要婦女們自己去參與並盡力。我們教育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提供婦女一種眼光，能正視她們自己的周圍情況，並準備自己以待將來扮演社會積極分子的角色。

(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秘書)